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 57

2 November 1985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届会议

#### 第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31日星期四，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赫伯恩先生 (副主席)

(巴哈马)

####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府 [35] (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时40分开会。

工作计划

主席：由于早些时候的通知有了若干变更，我想宣读一下下周的工作计划。

1 1月4日星期一，大会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2，“柬埔寨局势”。

1 1月6日星期三，大会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40，“东南亚和平、稳定与合作问题”。

1 1月7日星期四，大会将审议议程项目30，“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

1 1月8日星期五上午，大会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4，“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在当天下午，大会将开始审议议程146，“庄严呼吁冲突各国立即停止武装行动和以谈判方法解决他们的争端，并庄严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保证以政治方法解决紧张与冲突局势和现存争端，并避免实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避免干涉别国内政”。

## 议程项目 35 (续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22 和 Add. 1-4)；
- (b) 起草体育领域反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0/805)

莫斯菲尔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赞赏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起草报告以及提供极其有用的有关南非种族隔离行为的文件方面所作的持续的努力。毫无疑问，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世界公众舆论清楚地了解了情况。我们正在庆祝联合国创建 40 周年，所有的发言者，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或文化背景如何，都一致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发言者们也谴责了比勒陀利亚政府在南部非洲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径。这些侵略行径清楚地证明种族隔离不仅对非洲邻国，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证明，只有消除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为代表的制度，才能保证自由、正义、和平与非洲人民的独立。

尽管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对人民实行了镇压和恐怖政策，南部非洲民族革命运动决心继续斗争，直到最后战胜种族主义政权，但这在国际上需要采取一致行动和表现出政治果断和决心。此外，我们今年正在庆祝联合国创建 40 周年，会员国一定要贯彻大会的决议。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不可能永久掌权，除非它继续获得一贯获得的政治支持。该政权之所以存在和生存下来主要是获得了某些西方国家和殖民主义垄断集团的援助。因此，我们敦促工业国，包括政府和人民，保证把非洲人民的民族利益置于自己的狭隘的利益之上，这种狭隘利益表现在他们谋求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在南非的经济企业和公司将确保那儿的和平与平等。他们必须结束种族主义政权。对这一制度的实质的信念是不合逻辑的和错误的。

今年7月，比勒陀利亚当局宣布对黑人群众实行紧急状态，黑人群众不断地要求获得独立、合法与自由的权利，紧急法加强了南非人民继续斗争直到实现他们的合法愿望的决心。尽管三千多反对种族歧视的南非人被监禁，尽管由于南非政府的残暴行径，150个人已经被杀害，反抗压迫的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在声明中并没有想清算种族主义者在南部非洲违反人权的事件。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是非人道的，因此，该政权的所有行为都违反了人权。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同情南非政府、在国际机构中支持它并反对根据《宪章》的第六和第七章制裁种族主义政权的人声称自己是个人与人民的自由的维护者和民主的保护人；然而我们要问：那么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和民主呢？自由和民主是为了不加歧视的捍卫和保护人类，免受压迫和非正义。自由与民主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我们想提醒那些支持南非政府的人，各国人民的意志最终将获得胜利，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教训包括黎巴嫩人民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津巴布韦人民对白人少数的胜利。因此，我代表我国支持南非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我们坚决谴责比勒陀利亚当局对非洲人民进行的侵略和镇压。我们谴责南非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勾结。自从1948年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在巴勒斯坦的类似的政权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在最近几年中已经加强了合作，成了一种真正的联盟，不仅威胁南部非洲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地方。作为这种合作与勾结的证据，我引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于1985年3月21日在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上的发言：

“最清楚的证明或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之间的亲密关系莫过于不可否认的不断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布尔人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这是一种真正的可耻的联盟。”（A/AC.115/PV.561，第16页）

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说明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南部非洲的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着合作。

摘要提出某些强调这两个种族主义集团间合作这联合国文件就足以说明问题，主要是1985年10月14日A/40/22/Add.2号文件，1985年8月9日A/40/520号文件，以及1985年5月7日A/AC.109/825号文件。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昨天在联大发言时，说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从海湾购买石油。同往常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者还确实是，提出似乎符合事实的日期和数字。然而，他们讲了那么多的谎言，以至最后自己也信以为真。他们昨天在大会的发言和上几个星期在委员会的活动，只是为了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也捍卫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政权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愿声明，我国政府真心拥护和执行要求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的联大决定、安理会决议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决定。第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遵守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所有同非洲友好的国家都完全知道我们如何严格遵守这些决议的规定。

关于斯德哥尔摩船运研究只提供的关于来自海湾霍夫坎港口石油的情报，我愿作些澄清。霍夫坎港口位于拉阿伯地区，而不在海湾；埃尔弗革拉港口也是如此。这些港口附近从来没有发现过石油，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埃尔弗革拉港口不停靠油船。我还要指出，在接受这些指责之前，我国要求先看到关于货源地的证件。在种族主义南非的港口进行业务的石油公司不能派油船来我国港口。

我代表我国政府，彻底谴责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打交道的国家。

弗姆先生（瑞典）：种族隔离的种族班子正在崩溃。建筑在一套种族歧视和剥夺基本人权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历来要崩溃。面临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外反对，白人少数除了以武力镇压之外，似乎毫无办法。这是一场悲剧。

大会清楚地知道种族隔离政权日益升级的残暴行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本身起立雄辩有力的发言应使每个人都认清了南非的现实。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主席、尼日利亚加巴大使仔细的向我们提供了南非局势的事实。警察和军队每天都在残杀、实行酷刑，犯下其它种种罪恶。上星期，南非政权延长紧急法状态，在开普省逮捕了几十名反对派领袖。联合国也记录了那一政权对国内、国外反对所做出傲慢还有虚伪的响应。南非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就表明了那一傲慢的态度。

南非有组织的抵抗正发展到空前程度，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民族团结阵线现在已有二百多个成员。工会正在迅速扩大。南非被压迫人民似乎再也愿坐等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教会积极参与这场斗争。部分商界人士也在呼吁进行根本改革。

种族隔离的灭亡是肯定无疑的。南非少数人政权已经空前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有明确的理由采取紧迫、协同的行动；第一，种族隔离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二，南非破坏和平，对主权的邻国使用武力正日益频繁；第三，南非境内践踏《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联合国文件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现象正日益升级；以及第四，种族隔离也是大规模经济剥削的体制。

呼吁采取有效国际行动不仅是正义的呼声，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每一个《联合国宪章》签署国义不容辞的义务。《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我国政府呼吁安理会，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要在这一问题上推卸责任。

瑞典欢迎安全理事会 569 (1985) 号决议，这是正确的一步。通过这一决定，安全理事会已经接受对种族隔离实行经济制裁的思想。安理会现在必须进一步努力，加强对南非的压力。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在此，我愿表示，我们非常满意同其它国家一起努力，争取达成一项进行协同的国际行动，促进消除种族隔离的决议。这一决议在去年的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支持。决议的目标是发起有效、坚定、建设性的要求，要求国际社

会采取行动，首先是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在安理会行动之前，各国政府可以单方面采取自愿措施。我们本着这一精神来对待这一问题，而不包括可能削弱核心问题的种种因素（这一核心问题就是铲除种族隔离制度），或可能使这一问题陷入东西方冲突的因素。

我们希望，今年的决议能在今年大会得到更加积极的反应，并呼吁那些去年决定不支持决议的朋友今年能够支持这一决议。

国际上进行的有关制裁的辩论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仍然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势力反对对南非进行制裁。我很遗憾地说，我经常发现这些势力的观点是虚伪的，并且没有建立在目前局势的现实基础上。因此，请允许我简略地对某些观点加以评论。

首先，这些观点认为，制裁在过去没有取得成功，南罗得西亚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在打击南非方面是不会有有效的。但事实是，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也产生了效果。如果说这些制裁性措施没有特别有效的話，那是因为南罗得西亚在当时得到了南非的支持。制裁的有效性当然取决于制裁的范围和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实施制裁的国家。鉴于南非的发达和先进的经济，制裁性措施对它所产生的冲击肯定要比罗得西亚大。

第二，这种观点认为，种族隔离政权会对经济制裁无动于衷。但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言人甚至对进行经济制裁的威胁也作出了反应，其中包括对我国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南非的法律甚至禁止赞成制裁的言论。

第三，这种观点还认为，制裁仅仅会促使白人少数政权的思想更加顽固僵化，并且会造成暴力的升级。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是，制裁是一种旨在向南非政府传递一种政治信号的和平手段，要求南非政府和自己的人民一起解决冲突，而这种冲突是可以通过和平方法加以解决的。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国际方法，例如说我们可以不再对南非政府进行有效压力的情况下，以白人少数政权进行对话，但是这

Blank page

---

Page blanche



10天以前，北欧国家的五国外长通过了一项新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联合行动方案，这一方案是北欧国家反对种族隔离共同努力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列入文件A/40/784之中的这一行动方案是1978年北欧行动方案的后继和延续。除了进一步加强根据1978年行动方案所实施的措施以外—例如，在进行新的投资、体育、科学和文化联系方面—新的行动方案将包括一系列新的措施，例如：重新要求北欧的企业不要与南非进行贸易，并禁止所有的政府支持在南非的贸易促进工作；采取措施以避免政府从南非进行采购；禁止在核领域方面与南非进行任何新的联系，并禁止向南非出口任何计算机设备，因为南非武装部队和警察可能会使用这些设备；进一步禁止或劝阻有关企业不和南非的企业签订任何契约，也不向南非进行任何专利和许可证方面的转让；不向南非提供任何商业性的航空服务。

除了这些以外，北欧国家还要增加他们对难民、南非的解放运动以及种族隔离的牺牲者和反对者的人道主义的援助。他们还要增加对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发展援助和合作以减少这些国家对南非的依赖。

此外，我国政府最近还决定向议会提出某些进一步的单边措施，诸如禁止从南非进口农产品，以及进一步严格以联合国的武器禁运有关的惩罚性措施。政府已经进一步和瑞典行运公司进行了协商，以避免向南非进行海陆运输。在实施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期间，这些单边措施将付诸实施。我们认为，这些制裁将是对铲除种族隔离的斗争和对在南非建立和平与民主的事业的最有效的和平性的贡献。

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我国认为，有必要在实行这些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南非人民和该地区各国的援助，因为他们是南非政策的主要牺牲者。确保那些已经遭受种族隔离痛苦的人民和国家不再继续成为这种罪恶制度的牺牲者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职责。

作为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会的主席，我要在这方面提请大会注意这一基金会以

及其它联合国的向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邻国提供教育、培训、法律和其他援助的特别基金会给予注意。瑞典在今年的财政年度里向南部非洲提供的这类人道主义的援助大约已达2,500万美元。在这笔款项中,大约有500万美元是用于南非非洲国民大会的民用活动的,这是瑞典对非洲国民大会的一项直接援助方案,这项方案始于1972年,并从那时起数字不断增长。此外,在向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提供的发展援助中,瑞典大约捐助了17,500万美元。

我们和世界人民的绝大多数一起,要求南非政府立即采取一项措施:废除目前的紧急状况;取消以重大叛国罪对联合民主阵线各领导人的审判;无条件地释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尼尔逊·曼德拉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犯;实现政治自由和集会自由,尤其要解除现在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政治团体的禁令;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南非人民大多数的真诚代表进行无条件的对话,以实现所有南非人的平等政治权利;明确宣布立即解除种族隔离制度。

解放南非的主要任务将由南非人自己来承担。然而,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给我们提供了工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来充分利用这些工具。

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迅速和平与及时的根除这一非人道的组织。种族隔离仍未根除,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耻辱。任何一个会员国采取的政策都没有这样受到大会一致、明确和长期地谴责。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提到图图主教。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即如果在南非暴力行动中的伤亡人数是白人的话,世界是否会更加关心并采取更多的果断行动呢?他告诉我们,无法和平解决的状况可能继续存在若干月。本次大会的第四十届会议可能是和平结束种族隔离的最后机会。

我们会员国需要做的只是施加更强烈的政治影响。让我们在第四十届会议结束之前,作出反应并作出我们的决定性贡献,以根除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间最久的因素之一,并结束当前对人权的最公然的侵犯行为。

阿肯加先生（多哥）：主席先生，我在发言之前，首先要重申我们对您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的热烈祝贺。您当选以来在主持大会工作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使我们确信，本届大会将取得圆满成功。

我国代表团仔细地研究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它揭示了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进行的丑恶行径。我国代表团诚挚地感谢特别委员会所作的不断工作，感谢他采取了步骤，来调动国际舆论并促使国际社会关心种族隔离的现象。

我国代表团还感谢那些各国团体和组织的代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信息，使我们知道了自由战士们为在自己的祖先的领土上收复自己的尊严而进行的长期英勇斗争的情况。

多哥还向那些在南非内部受到种族主义当局迫害的人们为反对压迫和控制而进行斗争的人们表示敬意。多哥和国际社会一起强烈谴责对本杰明·莫洛伊斯的处决，尽管国际社会为拯救这一勇敢的烈士表示出强大的声援，南非人进行了这一处决，莫洛伊斯于1985年10月向战场上的光荣战士一样英勇地倒下。

我国代表团也同样关心其他许多政治犯的命运，尤其是尼尔逊·曼德拉的人员，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种族隔离是以罪恶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某些秘密和暗地利益的同谋支持，种族隔离不可能持续这么久。我们非洲人把种族隔离和纳粹主义相比，认为，必须十分明确的表明，非洲为了结束这一本世纪的可耻现象决心战斗到最后。

今天，种族隔离在南非内部已在摇摇欲坠，正在逐渐崩溃，在国际上，它受到日益的孤立，种族隔离企图欺骗国际舆论，它进行所谓的改革，其目的只是要掩盖这一罪恶和过时体制的真实情况。

非洲并没有受骗。南非领导人必须及时的废除种族隔离，因为它们的拖延战术只会导致大灾难。

不久以前，即今年10月11日，多哥共和国对外事务与合作部部长阿特苏·科菲·阿梅加在大会发言中指出：

“由于自由战士进行顽强抵抗，国际社会进行谴责和国际舆论施加压力，在种族隔离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样，在班图斯坦化政策和制度的改革显然失败之后，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白人政权以及种族隔离的理论存在一些 的严重矛盾。见于这样一种背景，对黑人多数进行残酷镇压和对南部非洲邻国进行破坏就证实了执政的种族主义分子的恐怖，他们已经被逼到墙脚下，正在绝望，认识到他们已经到达了自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要么从内部消除种族隔离，要么就在暴力从外部因素的压力下铲除种族隔离。”

(A/40/PV. 32)

多哥人民和政府 在捍卫和维护人的尊严价值的问题上，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我们将不遗余力的为上述目标而奋斗。因此，我国建立了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它每年组织反对种族主义纪念日，在这些纪念日子里，许多文化和青年团体——它们来从生活的各个领域——组织许多人民示威游行，反对种族隔离。

显然，应该实际地说，国际社会正在日益认识到比勒陀利亚当局对黑人群众进行的残暴行为，黑人旨在要求他们最起码的尊严权利。

我们认为，比勒陀利亚政府难以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作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和负责的答复。该政权所宣布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一种拖延的做法，其目的是压制被压迫的人民和具有良心的人民所进行的合法的和勇敢的暴动。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邀请所有国家支持实施全球性的制裁，这样在这个国家内的行动就能导致摧毁种族隔离制度。所有国家在石油、军备、武器和核合作方面应当支持任何志在对南非实行有效的和全面禁运的行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加强压力，因为只有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实现建立一个考虑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公正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南非自由战士所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特别机构提出援助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计划所做的努力表示深深地感谢。

真是无独有偶，在南非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以及进行恐吓行为是暴力周期的特点，这个周期正在继续并扩大。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以全部力量证明我们对人权概念的忠诚并且说服南非政府种族隔离制度的丧钟已经敲响的时候了。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从而迫使比勒陀利亚彻底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和普遍支持，以及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将最终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所以，现在是国际社会积极行动，以便影响事态发展的最合适的时机。

我国代表团强烈重申，如果那些拥有劝说力量的人对比勒陀利亚施加有效的压力的话，种族隔离制度会很快地被消灭。国际社会将会对他们为消灭这个制度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更好的国际社会意味着在尊重人的价值和容忍的基础上在国内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所希望在南非看到的就是这样一

个社会。 所以，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研究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拉布戈依先生（不丹）：对南非的报告粗看一下，报告似乎说明在该地区的政治气氛有所改善。 南非与邻近前线国家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 南非表示愿意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此外，我们听说南非已宣布改进种族隔离制度的计划。 南非似乎对整个世界上摆出了一付新面孔。 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时还有更多的原因使人感到震惊呢？

由于南非政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显示任何进行建设性变革的愿望、相反南非政府继续以更加富有侵略性的手段追求同一目标，这是造成国际社会感到惊恐的原因。 在所有方面，挫败和冲突都在增加。

我们不应当允许比较明智的公共关系运动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南非仍然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三个战争。

首先，南非不满足将其邻国变成经济依赖国，还继续通过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颠覆前线国家。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这种破坏行为的受害者、但是莱索托也受到了南非的侵略。 必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完整，但是，最近的事态表明不侵犯条约——南非是签署国之一——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二，南非政府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野蛮的战争。 大会1966年所通过的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这一托管地——当时称为西南非洲——的委任，这样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就是非法的。 但是，南非对这个殖民地的控制是很顽固的，南非与其伙伴、以及跨国公司继续剥削这块土地的财富，并加速反对受到联合国承认的自由战士的战争。 把权利交给多方会议的计划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 它并不意味着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反而确保比勒陀利亚继续进行统治。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消除殖民主义、不管是在非洲还是在任何其它地方。 我们不能

允许我们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被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联系”——所吓住，这些只不过是继续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已。

第三，比勒陀利亚政府所进行的三个战争中最残酷的和野蛮的战争就是它对本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和已被写入法律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两千两百多万非洲人完全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并且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任何权利。和平示威遇到了机枪、大规模逮捕以及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这种僵硬的政策已经建立了毫无道理的班图斯坦，并建立了黑人区——称为黑区，这种做法已使得有可能残暴地驱赶3百万黑人，并威胁要驱赶两万多人。“新宪章”在消除这种暴力制度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反而使之加强。我们不能对在各处消除几个“只许白人”的标志、并称之为进步感到高兴。

这三个战争是互相联系的，并都产生于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顽固的意识形态。这是1884至1885年柏林会议的罪恶的遗产，这还是一种早就应该受到唾弃的理论。但是，既然比勒陀利亚政府继续这样做，我必须重申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我们要求南非全部和无条件的从安哥拉撤军。我们要求南非立即停止侵略行为，以及对邻近前线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我们要求南非停止对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我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要求独立的权利，并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族解放运动——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代表。

此外，我们呼吁南非立即采取措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载入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计划，仍然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可接受的基础。 这项计划决不能日益修改，或者以任何形式删节。

关于种族隔离问题，我国代表团的坚定立场就是，同这个完全不公正的制度不应妥协。 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种族隔离是野蛮罪恶的制度。 它是一种剥削形式，得到了这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支持，它贬低该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仅仅由于它们的肤色而将他们作为次等人看待。 这样的种族隔离法律是公正的障碍，是直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阿伯拉罕·林肯曾就类似的问题作过讲话，他谈到了美国黑人的奴役制，他曾经说：

“要让你们自己熟悉束缚的锁链，要准备你们自己的脚腕承受锁链的束缚。你们惯于践踏别人的权利，你们丧失了自己独立的真诚，成了骑在你们头上头一批狡猾的暴君的驯仆。”

其实南非狡猾的暴君就是恐怖，这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恐怖的社会，在那里，种族隔离的象征就是沙佩维尔和索维托，在这两个地方，参加葬礼的人们遭到背后而来的枪弹射击。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54(1984)号决议，它抵制南非的所谓新宪法，因为它是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因而，决议宣布它是无效的。 此外，我们充分支持大会宣布消除种族隔离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的决议。 我们保证努力为在统一的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社会而工作。

种族隔离有一个方面可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南非白人和黑人所享有的不同医疗卫生待遇。 在城市地区，1至4岁的黑人儿童死亡率高于白人儿童1.4倍。 此外，在多数黑人居住的农村地区，疟疾、霍乱和小儿麻痹猖獗，在一



些地区内传染病盛行。

有些人表示希望建设性的接触将使南非更具备灵活性，具备更大的意愿进行谈判。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那么国际社会还能采取什么样更有效的方法呢？

首先，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协商一致必须由必要的政治意愿予以支持。这样的一个决议，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提出了对南非强制性军备禁运，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今天南非就不会成为即十大军备生产国。由于它的军事机器的充实，进一步造成了整个南部非洲的安全危险。

我们也呼吁建立对南非强制性石油禁运的机构。我们还呼吁在运动、文化和技术领域孤立南非。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加入或批准镇压和惩治种族隔离罪的国际公约。

重要的还有，国际社会要支持那些向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解放运动提供援助，以求在南非内部实行变革的组织，这些组织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帮助它们反抗南非的侵略和提供对难民的保护。

我们呼吁国际货币基金停止向南非提供贷款和其他援助。

我们赞扬戈尔巴首相作为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所作的工作。他在这项事业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使世界更广泛地了解了这一事务，了解了它的紧迫性，以及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在这项工作中得到了杰出的工作人员的帮助。

我们赞扬学生，贸易联合会，宗教集团和个人自发地组织不投资运动和抗议各种同南非合作的形式。这些国家的公民表现了各国的良知，哪怕它们的政府采取了短视的观点，还在同南非做买卖。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抗议者代表着未来的

希望。

我们不能欢迎南非加入文明国家社会，除非它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个双胞胎罪恶。只有到那时才能够停止对它的孤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伟大领袖纳尔逊·蒙迪拉曾经说过，“没有轻易实现自由的道路”。南非多数人在也不能被剥夺它们的人权了，在多年的痛苦和斗争中，它们早已付出了几倍的代价，购买他们的自由。南非今日面临着一场空前的选择，它可以遵从国际社会的意愿，承认它所有公民的权利或者它就坠入战争，危及了整个南部非洲。

南非通过扭转它目前的政策，就可以得到一切。它可以在全世界赢得朋友，减轻目前的危机，并且开发它全体人民的人力潜力，而如今却有许多遭到了浪费。这是一次光荣的机会。

恩戈先生（喀麦隆）：我们一年一度再次在这里聚会，正如以往一样，明智地讲话和人类情感的期待表示了普遍的共同意愿，对非洲残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屠杀和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无视表示愤慨。

20年前，这项制度在喀麦隆代表团看来是即将发生的可怕灾难。今天的报告表明，这场灾难不仅仅是爆发了，而且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块次大陆。据说，这一兄弟死亡的哭泣也遭到了暴力和破坏。图图大主教和其他象他一样的人，他们无疑是唾弃暴力的人，曾来到这里告诉我们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听到南部非洲的合法领导人所发出的呼吁只不过是要求让他们重新享有其他公民在自己的故土上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已。

在过去，这个具有普遍性的大会用堆成山的决议作出了反应，而我们也曾指出，我们有大量的言词和情感可以依靠。我们鼓励了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继续以它们虚假的微笑作掩护，无视我们，并认为我们在通过决议之后会共同表示出怠惰。

因此，每年都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母亲们必须同她们的儿童一起死去，否则别人将在绝望中被迫接受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父亲们被迫同他们所相爱的人分离，遭受赤贫和失业的凌辱。而我们却被告之要紧紧袖手旁观，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醒我们关于我们共同罪恶的范围。

今年这个纪念年决不应该向往年一样只是强调这一罪恶，南非的男女老少正死于无辜，他们在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斗争中所流下的崇高的血告诉我们，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改革，如果我们不积极采取行动，种族主义者就有可能加紧阻止历史车轮向前发展，而且我们有可能使得整个南部非洲出现更多的流血事件。

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而不只是表示痛恨和没有价值的谴责。国际舆论已经充分了解南非所出现的暴行，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被动员起来反对这种暴行，因此要求联合国采取新的和决定性的措施，全球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人民包括参议员、教师、科学家、穷人和富人、白人和黑人、贵人和老百姓都已一致要求彻底改变南非的现状。

以及种族隔离制度最直接的受害者，只有它们采取一致的行动才能够停止南非的屠杀，绝大多数南非的领导人已经向我们建议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最好办法，但却没有人迄今为止倡议要对所谓的白人采取报复性的行为，致命和破坏性的武器掌握在采取压制政策的政权手中，他们必须要采取停火，而且必须停止压迫，必须要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并且要重新采取一些文明的行动。

我们必须一直记取得是，这种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上帝的意志，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人类的联合都不可能阻止这一现象发生，我们所关切的是，也许我们做的太少，而且也做的太晚了。我们现在也许已经到了各种族间的破坏行为已经阻碍了未来的和解，种族主义者坚持认为，自由和消除种族隔离政策是能够与它们同归于尽，它们必须知道，黑人是愿意为取得自由而献身，因为目前的奴役现象是非人道的，因为国际舆论的兴趣不断增加，在这些情况下只有那些敢于为自由而战的人才能取胜。

这种自由并不能取代一个真正的多民族的社会，因为多民族的社会是能够给予南非人民以福利和支持的，儿童们正在充满着种族冲突的气氛中诞生并被抚养成人，他们不知道爱，也不知道能够促进人类发展的谅解精神，他们将继承一个因种族主

义和反种族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会感到一种分裂感和沮丧感，而且他们不相信过去，因为过去充满着残酷和不公正的现象，他们破坏生存的欢乐。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决不应该让后代认为我们允许这种罪恶苟延残喘而反对我们的努力，我们应该要阻止种族隔离的做法，并立即消除这一制度，我们应该要使南非各族人民能够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里生活，并加强团结，发展他们的国家，以便向其他国家一样促进世界和平和安全。南非现在已经具有核能力，这应该要使得所有大小国家都意识到这一分区域的局势是令人关切的。

我们不能够只是口头上进行谴责，并指出一些造成这种局势的外部因素来对付这种挑战，我们应该要认真对待南非的严重局势，对那些声称害怕非洲人或所谓黑人将因为制裁而受害最深的人，我们请他们听取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呼声，他们正在提出疑问，我们是否要让他们等待多久，还得要付出多少生命，他们提出疑问，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中我们能有多少利益，他们对于哲学和解释不感兴趣，只有懒散的人才会对于死亡报有耐性，而对于长期被剥夺享受体面生活和自由权利的人是无法容忍的，年老的人和年轻人由此所产生的痛苦是一样的。

即使是种族主义者也需要迅速进行改革，使他们的儿童和后代能免于报复，他们应该要在沉睡中苏醒，他们现在似乎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且也违背了他们所承认的基督教的教规，如果这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使得那些防卫自己的人也许会被迫改变主意，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通过团结一致的立场，寻找到一个可行、有效的办法来拯救南非。

我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们也呼吁两个超级大国，美国 and 苏联消除它们在解决南部非洲紧张局势的方面的冲突，我们无法从前线国家中得到解决办法，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来说，南非是一种挑战，因为在这个问题

上人们能够看到它们是否有能力来领导而不是威胁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必须承认向法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希望它们能够迫使当今世界的权利结构，来使得这个非洲的分区域能够免于不断的恐怖和冲突已经灾难的祸害。

非里克斯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本组织再次讨论进行政治压迫的残酷和非人性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南非数百万人民遭受白人少数人的杀害，众所周知，这个制度是体制化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国已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多次明确地阐明我们对于不公正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我国外长在今年10月7日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明确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他说：

“多米尼加共和国每年都重申它坚决谴责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的做法。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表达我们对南非局势不断恶化的关键，在那里种族隔离的荒谬政策正在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痛苦、大规模的任意逮捕，使许多人无家可归。”

（A/40/PV.34，英文第66页）

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表达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应当继续实行大家一致同意的统一的国际措施来消除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因此，第418（1977）号决议和第558（1984）号决议的全部条款都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黑人、白人以及混血人，我们不能不谴责种族歧视，特别是如果这种歧视被制度化，从而威胁到该地区和平、和平共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

比勒陀利亚政府一直逍遥法外，正企图继续维持目前这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中庄严规定的。

绝不允许一个少数政权破坏有关人的尊严的普遍原则，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呼吁

要求该政权立即结束这种被称为种族隔离的专制主义制度，以及种族歧视，但是该政权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

我们认为，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所提供的基础是消除严重障碍的最可行的办法，这些障碍使成百万南非人民不能够实现他们最深切的愿望，这些愿望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享受他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享受丰富的地球资源所带来的物质利益。

我们要求南非立即释放伟大的民族主义战士纳尔逊·曼德拉，他被关入监狱达20年之久，并且要求释放所有的南非政治犯，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为实现正义和平等、自由、社会公正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潜力而进行斗争。比勒陀利亚政权应当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法律，立即停止政治压迫、尊重那些为了实现南非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的权利。

因此，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声明我们坚决支持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支持他们的先锋，非洲国民大会。

我们坚决相信，在庆祝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将最终听到黑人大多数要求根除种族隔离的呼声，承认这是一个正义的要求，我们还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举行的某次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将能够说，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本杰明·莫洛伊斯和图图大主教的最深、最美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那时，在南非，黑人、白人、混血人将能够根据《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和准则，享受平等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梦想。

我相信，我们大家将都会支持非洲人民的崇高事业，我们对那些在崇高的斗争中牺牲的人们致敬。

查理斯先生(海地)：今年就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辩论正值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造成并维持的危机达到空前的地步的时候，这场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茫然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危机。

很自然，国际社会向联合国求助，因为联合国最基本的作用就是促进并保卫世界和平、自由、平等和正义。联合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自从联合国诞生以来就一直努力使该种族主义政权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尊重大多数人的合法要求，并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以所有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和职责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而对于建立在种族优越和剥削基础上的这个政权的政党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不能令人接受的了。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它国际组织作出的众多的决议和建议都未能得到执行。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看来毫无权利的联合国，蔑视世界公众舆论，它不仅继续推行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还通过恐怖和对土族军民的镇压使该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是，反抗的精神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矿山、商店、教堂、工作的地方和街道，许多示威者在街上被残酷杀害，使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的受害者的名单人数不断增加，从沙帕维尔到奥伊腾哈赫，这些受害者都坚决表明了他们反对种族隔离。

同时，为了讨好其盟国，比勒陀利亚进行各种各样的阴谋，这些阴谋就其问题的实质性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些阴谋尽管他们把它叫作建设性变化，而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种族政权和白人统治。

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寻求镇压被压迫人民的抵抗的力量，种族政权对被压迫的人民在紧急状态法的幌子下不仅使用警察，而且使用军队，种族政权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加强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措施，甚至种族政权为了欺骗或恫吓邻国的企图，充分地暴露了其真正的意图。种族政权的头子博塔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使

他的主要支持者尴尬，他在今年8月的一个特别挑衅性的发言中说，他将不会接受团结非洲的多数统治，因为那样只能有助于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当然，我们完全拒绝这样的论调，这种论调只能说明相反。

总之，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如果种族政权的这种态度没有得到某些国家的积极支持，而这些国家的崇高道德价值只能以这种联系为土壤，种族政权的骗子就不可能继续这一没有希望的政策，就不可能继续无视恢复理智和常理的呼吁，就不可能拒绝同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谈判。我完全赞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关切，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强调，某些西方国家作了令人遗憾的努力，给种族隔离政权以某种程度的责任，它们同它进行合作，并使它成为所谓和平进程中的一个伙伴，或者成为改革的倡议者，或者当它强调有必要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斗争的需要和施加最大可能性的影响，来劝说少数有关国家不要继续实行这一种同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灾难性合作的政策。

我们今天晚上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作出绝对的承诺，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处理这一局势。我们欢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新西兰和法国最近所作的决定，这些国家今年7月在安理会提出的勇敢倡议导致通过第569(1985)号决议，安理会第一次迫切地要求各会员国对南非实施准确的经济制裁。尽管这些措施还不够，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我们将敦促那些国家同我们合作，以便通过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这些制裁本身就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

如果西方国家最近这一态度的变化使我们鼓舞的话，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其它三个国家的立场也使我们受到同样的鼓舞，我再次引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的话，这三个国家对于南非的局势负有巨大的责任，考虑到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就是为了孤立种族隔离政权，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斗争。

然而，我们认为这不是指责的时候，只要它们承认它们并不垄断智慧，我们随



时准备忘记过去，尽管人们可以把它们的行动叫作同种族隔离的勾结。如果它们最终听取遭受痛苦的人民的呼吁，如果它们最终决定同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一起行动来消灭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后残余，我们准备忘记一切。选择在于它们。

巴索勒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我国代表团以正义、自由、独立和人的尊严的名义，觉得被迫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辩论。

世界这一部分的灾难性的局势的问题已经在联合国的议程上出现40多年了。尽管为结束这一种族隔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似乎看来种族隔离仍然从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和决定的灰烬中出现，我们大家，或者至少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

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其中之一是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和如何这一遭到联合国各个会员国谴责和拒绝的制度能够维持下去，而且战胜了时代的打击和其它共同意愿的打击。

有人认为联合国和安理会长期以来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所表示的注意只不过是一种每年一度的仪式，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实际上，40年已经过去了，40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贫民窟，他们没有人的地位，跟动物一样。每年不发生任何改变，年年如此。

南非的局势日益恶化。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对邻国不断进行侵略，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心继续维持和巩固这一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切日益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地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不得不使我们吃惊的是，尽管有这样的威胁，来孤立这一制度的措施远远不够，而这些措施我们只不过是私下嘀嘀咕咕，甚至连听都不想听。

实际上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尔基纳法索国家首脑托马斯——圣卡拉上尉一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

“南非对于世界所有国家，甚至那些支持恐怖主义并且把它作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国家黑人大多数的一种国家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所采取的令人难以相信的傲慢无礼态度，南非对我们的决心所显示出的蔑视，是世界今天最严重关切的问题之一。

“但是最可悲的因素不是南非由于执行种族隔离法律在国际社会上被认为是非法的，甚至不是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把它置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铁蹄之下，以及它继续不受惩罚地对它的邻国实施这些强盗法律。最凄惨和最侮辱人类良知的事它把这个不幸变为每天数百万人生活的现实，它们只有用自己的身体和赤手空拳的勇敢来保卫自己。

这之所以能继续能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这些年来有一些人故意地但是几乎是不引人注目地给这个问题带来一种联系，把种族隔离问题与其它直接或间接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那些顽固拒绝使他们的行动符合他们的言辞的人们正在设法使我们忘记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真正实质；他们的做法是使人们认为东西方对抗是真正的问题。这种对于局势的看法只能导致这样的概念和采取这样的政策，即决不考虑南非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对于局势的这种看法被称为“积极参与政策”；在其它地方它仍然是无名的。

我国代表团不是到这个讲坛上来发表一个一般性声明。在南非的黑人非洲人是他们肤色的受害者，他们所遭受的不可言状的痛苦使我们在取得最终目标上不能作出让步和妥协：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区分的民主社会，一个建立在多数的政府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办法是在统一的南非的所有成人都充分和自由的行使投票权。

消除种族隔离是可能的，这是唯一得到国际社会支持能够给南非人民带来公正、

长久和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不懈努力确定了这种解决办法的构架。从许多发言人的讲话中我们看出通向这种解决方案的道路已经找到并且是很清楚的。

换句话说，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再发明已经存在的东西了。从比勒陀利亚政权40年的行为中，人们再也不能更清楚地看到它愿意对我们所有的要求置若罔闻。这样，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它就是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的方法只有适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要求这样做，它们将继续坚决支持这种做法。

但是这种共同意志遭到了明确拒绝。正是这种拒绝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得到安慰并且鼓励它坚持其立场。它为反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反对那些为根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的人们所进行的有计划的恐怖主义和镇压辩护。正是这个拒绝使得比勒陀利亚对非洲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略，使得它加强种族主义制度特别是建立所谓的班图斯坦。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今天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一种几乎毫不掩盖的家长式作风宣称它关心数百万南非黑人的命运—而这些人的相貌过去很难得到它的同情。只是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实质改变了。今天就是那些阻止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国家似乎关心起这些措施对于那些黑人所起的影响—如此有损害性的影响。但是它们对可能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私利所产生的影响却只字不提。

也许我们应该提醒它们—因为它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代价—南非的黑人不能再忍受他们多少年来所忍受的残酷和侮辱性的痛苦了。也许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注意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有人民在遭受苦难，而他们的苦难却不一定是由于实施任何形式的全面强制性制裁而引起的。

大会再次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罪行，再次要求它废除这个制度并且释放所有政

治犯都不能足以使这个国家的局势改变。今天南非人民希望我们每一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即使不能表现出为他们正义事业服务的意志，也要停止在他们解放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准备为他们的解放作出许多牺牲，甚至包括最后的牺牲。

如果我们希望满足他们完全合法的期望，我们应该少讲话多做事，因为我们了解目前在非洲大陆这个地区局势发展阶段，只有行动才是合适的，所有其它做法都只是软弱的或者有同谋关系。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这些借口，对种族主义政权使用强烈语言并且显示决心，他们的丧钟马上就要敲响了。这将是那些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宪章》第7条的国家给予联合国四十周年的一个最美好的礼物；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希望从这些国家得到的一个礼物。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作出这种决定，布基纳法索将随时都愿意给予合作。

我们布尔基纳法索人民保证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不断支持南非和其它地区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公正和人类尊严的正义斗争。

奥古马先生（贝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已经四十年了，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我们如此广泛庆祝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这个暴力、野蛮和法西斯的种族隔离政权依然存在。

在大会面前重复种族主义政权每天公然违反国际法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情况是没有用的。这个世界当然知道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暴行。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决议已经一个又一个。我们还需要做出什么来证明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国际公众舆论呢？

正当讨论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用其盟国不顾武器禁运而提供的武器来残酷地镇压遭受苦难的南非人民。

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对被压迫的南非人民的镇压进一步升级，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把大权交给军队和警察，可以不发逮捕令而进行起诉，拘留，宣布宵禁，而且可以向人民开火。成千上万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已经被逮捕，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人被杀害。

国际社会的许多呼吁受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抵制和蔑视。但是，它们必须知道紧急状态并不会导致和平，也不会解决南非黑人的根本问题。

几个星期来，南非出现了范围广泛的示威，南非军队残酷镇压奋起反抗的人民，这些悲剧性事件清楚地表明，如果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就是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对话和建设性接触根本无助于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而只能帮助加强种族灭绝和镇压南非被压迫黑人的政策。

由于盟国的保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逍遥法外，而且正在把种族隔离制度扩大到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在那里，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南部非洲的其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剥削纳米比亚的巨大资源，公然无视和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决定，此种态度不是已经顽固坚持20年了吗？自安哥拉于1975年宣布独立以来，南非不是已经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十次武装侵略吗？南非政权难道没有向莫桑比克、塞舌尔、莱索托和博茨瓦纳发动侵略吗？公然承认不顾1984年达成的卢萨卡协定向安盟提供援助和支持不也正是这个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吗？不也正是这个政权公开叫嚣要继续违反恩科马蒂条约，向莫桑比克民族解放运动匪徒提供武器和医药来破坏莫桑比克的稳定吗？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每天使用武力、进行种族灭绝和血腥地镇压，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无耻地剥削纳米比亚的资源，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主权和独立的前线国家的野蛮侵略，所有这些罪行在南部非洲造成了一种特别危险的局势，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犯下了可耻的罪行，从根本上反对并且严重的违反了四十年前写进《联合国宪章》的神圣原则，特别是第二条第四段所载的原则。南非政权一贯无视和1960年第1514(XV)号决议所载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而且践踏1959年12月12日通过的第34/93号决议所载的有关南非的宣言。

一位发言者在听取其他发言者讨论议程项目35之后，在委员会里解释了种族

隔离制度，他非常正确的指出：

“众所周知，制订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是赞赏和支持希特勒的人，这一罪恶制度显然是在纳粹主义灵感触动之下产生的。纳粹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都被称作是反人类的罪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希特勒的主要人种理论和种族隔离制度之间，在希特勒侵占欧洲和种族隔离政权侵占安哥拉侵略该地区其它独立国家之间，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南非每天发生的大屠杀之间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呢？”（A/40/SPC/PV.13英文第58页）

因此，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审判也就是对那些援助和允许这个政继续存在的人的审判，也是对那些狂妄拒绝遵守联合国决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愿望的人的审判。

同时，也是对那些想方设法企图维持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享有特权的贸易、军事和科学关系的人的审判，这些人这样做不仅掠夺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也使非法的南非政府拥有核武器，可以动吓邻国制造恐怖活动。

审判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是审判南非的帮凶，这些人由于贪婪和自己的利益同南非勾结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实际上，南非之所以一贯顽固拒绝遵守联合国的一致决定，主要是因为某些大国的同谋，怂恿南非，无耻地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和大肆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源。

审判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是审判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敢发出呼声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邻国的侵略、大规模破坏、恐怖和经济讹诈的行径。

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所寻求的、黑人所需要的仅仅是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保证南非的所有居民无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或宗教如何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也正是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的有关南非的宣言中要求的，这项宣言明确地指出：

“南非的所有人民，无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都应该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大会第34/930号决议）

同样，安全理事会在1985年8月21日的宣言中请求：

“安理会的理事国考虑，解决南非问题的公正和稳定的和平必须建筑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上。”

不结盟运动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塞内加尔的迪乌夫总统几天前在大会的发言中说：

“通过被迫和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的斗争，这些领导人”——即南非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种族隔离消除之后的南非社会，一个确保所有人享有自由和公正的多种族、平等和民主的社会。”（A/40/PV.42第20页）

正是为了寻求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南非所有被压迫的人民才起来斗争，不惜流血牺牲。正是为了寻求这样一个社会，才必须消除种族隔离，使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取得斗争的胜利。

现在是时候了，联合国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通过一致的措施，援助南非人民消除种族隔离。联合国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根据《宪章》第七章向南非采取有约束力的和全面的制裁。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国代表团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尼日利亚的常驻代表加巴先生所进行的工作和提出的内容丰富的报告表示满意，并强调特别委员会提出的三点建议：\*

“特别委员会认为，有些政府反对加强和有效地监督强制性武器禁运，并向南非进行合作和提供供军事和警察使用的设备和专业知识，这些政府负有严重的责任。”（A/40/22第374段）

“敦促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加强武器禁运，禁止所有的和南非在核领域中的合作，并确保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和大会其它有关决议成立的

---

\* 副主席赫登先生（巴哈马）主持会议。

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来有效地监督这类措施。在这一方面，特别委员会尤其重视禁止向南非提供供军事和警察使用的具有“双重目的”的设备、计算机和技术。（Ibid，第376段）

“特别委员会非常不安地注意到，主要在西方国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非和南部非洲的局势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是当种族隔离政权继续进行种族灭绝、一再向前线国家发动侵略的时候也是如此。特别委员会希望，能够说服它们帮助采取《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行动。”（Ibid，第384段）

恩泽格亚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对于你当选为主席来主持本届会议的工作，扎伊尔代表团团长已经向你表示过祝贺了。

当我们审题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5的时候，南非的黑人正处在一个特别关键和决定性的时刻。南非的黑人是这一国家中的大多数，这是不可否认和不容争辩的。

在联合国体制内，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进行过多次辩论了，并通过了许多决议。国际上也召开了许多次大会，要讨论南非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但至今为止，这些辩论不幸只不过是一些演讲比赛而已。

当联合国纪念成立四十周年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的时候，国际社会然只能够在口头上作文章，根本无法对强加给南非领土上土著人民的种族主义、奴役和一种毫无理由的优越感施加任何影响，这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允许的。

南非的黑人之所以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那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他们属于这片领土的事实。来自其它国家的少数白人占领和剥削着这片领土，推行制度化的隔离，并使其发展成了一种歧视的政府政策，即消灭土著人民。

自1948年以来，南非领土上推行了居住隔离法，使得种族主义者得以和别



人分开来，住在专门为他们留出来的地方，种族隔离就这样产生了。1948年居住隔离法的颁布，等于向国际社会表明，1652年布尔人占领该领土时制造的一种事实上存在的局势被合法化了。

事实上，让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兹首次沿着南非海岸航行的时候，就有众多的黑人居住在那儿了，其中包括波希曼人、荷顿都人、朱鲁人和班图人，总数远远超出今天的黑人人口，他们才是南非领土的真正主人。

从其它地方来到这片领土上的入侵者们采取了双面的政策，1685年兴起的奴役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政策。但尽管这样，南非的黑人一直在不停地抵抗这些企图有 地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 。

在整个殖民化的历史上，南非的领土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堡垒。在那儿，黑人遭到疯狂地屠杀，被赶出家园，遭受一种罪恶政策的侮辱和蹂躏。这一政策剥夺了他们的公民和政治权，而其它的种族主义分子却可以任意活动，似乎他们比该领土上土著人民享有更多的权利一样。

尽管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中取得了胜利，自1960年以来，60多个国家获得了解放，但白人种族主义者不顾《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继续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领土。

因为我们再也不应该将南非领土看成是所谓的共和国，一方面，这是因为该政权具有好战的本性，它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另一方面，建立所谓的南非共和国违背了殖民管理国的意志，它与管理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联系。这就可以看出该政权的非法性，因为它是在没有进行任何权利移交的情况下强加给人民的。

1966年弗伍尔德被暗杀，1976年黑人保留地发生严重的骚乱，更不要提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沃斯特1979年的辞职，所有这些仅仅是南非黑人开展的漫长的解放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在近几个月达到高潮，暴力有了新的发展，

黑人群情激昂，意志坚定，他们决心恢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占人口百分之73以上的南非黑人再也不能被排除在南非政治生活之外。联合国大会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利用全世界人民的反应和对南非黑人进行的斗争有利的各种表现，以有系统地、彻底地消除种族隔离。

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强调一下南非黑人的暴动，这场暴动得到良好的反映，并得到全世界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支持。因此，本届联合国大会应该制定一份采取严厉和具体的措施的计划，从而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听取理智的声音，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大多数黑人进行的英勇斗争（这场斗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曼德拉继续在南非的监狱中受折磨）是一场反对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该政权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生来就尊严和权利平等，任何种族优越理论在科学上是虚假的，道义上应受到谴责的，社会上是非正义和危险的。国际社会多次谴责种族隔离为一项反人类的罪行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扎伊尔代表团深信，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对构成人类共同遗产的世界文明和文化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南非也是这样，在那里，白人少数发财致富是由于勤劳的黑人多数辛勤的劳动和成果，以及对纳米比亚和南非资源的无耻的剥削。

扎伊尔代表团拒绝并谴责非人道的建立班图斯坦政策，因为该政策的目标是占有黑人居民的财产，取消他们的国籍，并巩固南非少数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扎伊尔代表团将支持在这次关于议程项目35的辩论结束后提出的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外交、经济、文化、体育、社会、贸易、技术等等——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的措施和制裁，以及加强正在为自由、独立和尊严斗争的南非黑人的援助的所有建议。

卡特卡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联合国自建立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由于这一最可耻和可恶的政策存在如此之久，某些人已经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一种危险和站不住脚的情况。

因为种族隔离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面镜子，不管我们是这一罪恶制度的执行者也好、还是其受害者或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好，我们都应容忍人类创造的这一奇怪但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受到谴责。种族隔离在侮辱其受害者的同时，同样贬低了其支持者。这是对那些只是将种族隔离看成是道德问题的人投的一张不信任票。种族隔离远远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践踏人权，剥夺黑人大多数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一种有系统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在这一制度下，白人少数冒称具有掌握大多数人命运的权利，他们以肤色为理由否定大多数人的人性。

因此，与种族隔离制度《和平共处》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不可能与这样一个卑鄙的制度和平共处。“生存和让别人生存”的政策不适用于一个恶棍，它对待自己的人民象一头大象一样凶猛。该政权制定的大量的种族隔离法律、所谓的家园政策、以及变本加利地对大多数人进行的军事和警察镇压等都清楚地证明，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自愿地进行改革。

尤其非正义和可恶的性质所决定，南非制度以恐惧为生存的养料——对人民的恐惧、对算帐之日的恐惧——因此，在一个国家宣布的紧急状态已经变成永久的封锁状态；因此，它实行排外主义，拒绝让一些它认为是其敌人的外国人入境，并严格限制外国记者。这样一个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并包含着自我衰退和灭亡的种子。国际社会需要做的是，援助南非人民加速该制度的灭亡。

在这方面，当我们听说某些国家一方面只是口头上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憎恶，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以任何行动来结束这一制度，我们坦桑尼亚对此感到十分不安。某些人外表上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又通过赞成所谓和平变革和分权来宽容此种政策，甚至同谋合作，和平变革和分权事实上不过是为了维持在南非的镇压。当某些强国想要同白人少数主义政权讲些道理和呼吁他们理智起来时，博塔傲慢的迎头痛击，威胁要使施恩国的失业问题更为混乱。这是表达感激多么恰当的方式啊！

同样，有人说如果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措施，那将会给黑人多数和邻国造成痛苦，我们对此也不能理解。同样是这些诽谤者企图让我们相信制裁措施是不会起作用的。当然很容易认识到，制裁性措施不能起作用是因为存在着反对制裁的闹事鬼！不幸的是，经验已经表明，这些反对制裁的闹事鬼们常常就是那些认为制裁永远不会取得成功的这些国家。但是，这些大国却成功的对其它地区的敌国采取了制裁性措施。为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托马斯们，我要让他们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经济措施的报告，这些措施是由发达国家为了施加压力目的而采取的，其中包括它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A/40/596)。这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文件。为什么一到南非问题上，制裁性措施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呢！

如果那些大国公开承认，它们反对制裁性措施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南非的经济利益的话，这样也许会更体面和诚实些。它们应该对支持和资助种族隔离制度的经济机器负责任，这种经济机器又反过来压迫大多数南非人民。此外，它们应该对提供南非屠杀黑人的武器而感到内疚。

我们对于外国投资给黑人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数字，对于比邻国更高的工资的数据和对于所谓南非经济的更高效益的数字并不感兴趣。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人民经济生活的某些改善，而是在一个自由南非内的绝大多数人民获得的自决权利。正如正确的指出的那样，我们所讲的是使大多数人民摆脱枷锁，而不仅仅是给枷锁光。

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能够在孤立南非方面采取协调一致和有意义的行动。在

那块不幸领土上的被压迫大多数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白人少数主义政权每天对黑人的屠杀再也不能被接受为那里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了。不然的话，那些英勇的自由战士们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就全都徒劳了。但正如我们在屏幕所看到和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南非的年轻人不再害怕为自由而死亡了。任何动向、暴力和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不会使他们屈服。在此，我只能在原引一下我国总统尼雷尔先生在9月27日大会上的发言，他指出：

“南非人民年复一年的抗议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示威游行，遭受逮捕，遭受酷刑和死亡。尽管出现过一些破坏事件，不断加强的斗争基本上仍然是手无寸铁的人民愤怒而英勇地拒绝接受种族隔离制度。他们是以自己的鲜血来拒绝种族隔离制度，是以石头当子弹和以他们的人数作为力量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似乎不再担心死亡。他们不再对白人政府所宣布的妥协或改革感兴趣。因此，种族隔离制度显然可必定失败的，它存在的时间越长，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就更巨大，动荡就更具有摧毁性。”（A/40/PV. 13. 第13段）我们能够通过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来缩短这种痛苦。

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下列措施来起到我们的作用：

首先是根据《宪章》第七章有关条款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对于破坏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感到极为遗憾。我们感谢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西方大国政府，它们在大会1984年通过的第39/720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1985年通过的第566和569号决议中对南非实行有选择性的自愿制裁措施。我们认为，它们的行动是朝着实行全面制裁性措施正确方向所迈出的一步。的确只有一小撮顽固的西方国家仍然反对制裁性措施。但是，他们的短见终究会破坏他们在一个自由和民主南非的长远利益。

第二，我们呼吁给予南非解放运动以物质和财政方面的援助，以帮助该运动进

行其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虽然我们同意应该由南非人民来解放他们自己，但我们不能同意的是那种武装斗争不是使南非发生变革的正确途径的说法。这些大国当年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以结束第三帝国。

第三，必须立即结束某些西方大国和南非之间的军事合作。应该让它们明白，种族隔离政权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事实上，正是这些大国的纵容才使得南非获得了核能力，并威胁着独立的非洲。这些大国不去对付真正的威胁，而总是呼吁我们要加入不扩散条约。它们的呼吁找错了目标。它们的呼吁应该向那些极限国家发出，特别是向南非发出。不然的话，使非洲非核化的概念就只不过是空洞的了。

第四，各国应当终止同南非的文化与体育联系，南非积极需要这些联系和交往来作为证明得到他人尊重的证据。我们赞扬关于起草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在经过多年工作之后，该委员会已经准备了一份公约草案。我们欢迎在该草案的第十款中包括进第三方的原则。我们相信，大会在本次会议上将通过这一公约草案，并尽快使之生效。

第五，我们同其他国家一道，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首先是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要求解除对所有反对少数人统治的政党的禁令。

最后，我们请一些在审议有关种族隔离决议的决定时采取分裂措施的西方国家不要这样做。这些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同我们提出的草案相竞争，试图以此来把问题搞乱。这些国家一直反对对南非的种族隔离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人们本来希望，他们至少不会妨碍对南非政权采取政治和外交行动。

我们也对在辩论中加紧无关问题的作法表示愤怒。目前在辩论之中的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庄严性应当得到尊重，正如非洲尊重那些对其他国家来说是重大关注的问题一样。

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错误。南非人民不论是否得到我们的援助，终将获得自由。正如有人正确指出的，自由只能被推迟，但决不能被剥夺。外来的援助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然而，如果自由被拖延了，则南非人民将不会忘记那些对此拖延负有责任的人。因此，让我们共同工作，加速种族隔离的崩溃，在南非实现公正和平与自由。

最后，我要感谢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自建立以来所做的杰出工作。我向该委员会干练的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大使表示致敬，他积极的领导了特委会的工作。特委会开展了及其杰出的活动，是公众舆论认识到了种族隔离的罪恶，并动员国际舆论反对这一令人可憎的政策。

别利亚耶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庆祝热爱和平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胜利——这一胜利是联合国得以建立——四十周年的一年中，联合国大会在庄严的庆祝了自己建立四十周年之后立即开始审议在南部非洲根除种族隔离这一种族主义、残暴的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最邪恶和最残酷的形式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

目前南非的局势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愤怒和震惊，这是理所当然的。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就向一个遭到谴责的人一样疯狂，继续根据肤色来最残暴的大规模践踏南非人民绝大多数的基本人权。其罪恶的班图斯坦政策，以强制手段迫使非洲人迁移以及借助臭名昭著的和残暴的通行证法来控制人口的流入，所有这一些的目标都是要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是当地的非洲人中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国家中最终成为没有权利的外国人。

非洲人为捍卫自己人类尊严所采取的行动甚使残暴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增加了其镇压，这一政权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折磨和处决爱国者，禁止当地人民的活动并解散他们的组织。最近在南非发生的事件清楚的证明了种族主义少数人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所进行的活动正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正如人们所料，南非政权所大肆渲染的所谓宪法改革只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手法，目的是要制造进行积极变革的可能性的假象，同时又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侵略的政策，是非洲人民遭受痛苦，联合国的几个决定中都已强调了这一点。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质依然没有改变，同南非人民和邻近国家的基本利益背道而驰。

今年8月21日安全理事会的声明直接指出，安理会认为，必须通过完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团结和民主的社会来最终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南非问题。现在，国际社会已有足够的不容辩驳的证据表明，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某些传统的盟友所最喜欢说的相反，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被改变成任何一种同公正、自由以人类尊严的基本准则相适应的制度。必须彻底和坚决的根除种族隔离制度。

联合国在其许多决定中都指出，种族隔离这种现象对各国人民有着深刻的敌意，是对人类的犯罪，这种现象与《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及国际法的原则背道而驰，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经常要求终止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在当今世界上，这种政策和作法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接受的。安理会曾呼吁根除和废除班图斯坦制度，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确保多数人统治。

仅在今年，安全理事会已就南部非洲局势急剧恶化通过了几个决议。这些决议再次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以及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要求抵消紧急状态，立即释放在南非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这些联合国决定以及其他国际论坛和整个国家社会发出的呼吁，不仅仍在继续，同时还在加强其对当地人口的恐怖和镇压。为了使自己不致走上不可避免的崩溃道路，维护其对被占领的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恢复其对邻近的非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运用了残暴的压力和公开恐吓的手法；这一政权对邻近的非洲国家发动了亦裸裸的侵略，并从其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武库中运用了其他的颠覆方法。



显然，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如果没有它们的西方保护者的相互谅解和持续支持就不可能进行挑衅和如此的猖狂，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西方保护者们已经宣布并贯彻了一项与比勒陀尼亚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政策。非洲大陆南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是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国及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盟国的长期目标，这些国家把南非看作是反对独立非洲的一个据点和基地，并且是世界那个地区的一个战略桥头堡。为此目的，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跨国公司，支持或甚至加强与种族隔离政权的联系。它们与南非种族主义现有的和不断扩大的制造和发展比勒陀尼亚的核能力的合作特别危险。西方最近宣布的所谓的部分制裁是保护它们在南非利益的措施，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没有丝毫影响。这些只不过是保护种族隔离政权的又一个阴谋，使该政权能够免受最严重地和有效地行动，并且抵挡主要是在这些国家中的反对继续与比勒陀尼亚合作的抗议浪潮。建设性合作政策的一个主要指导者最近指出，首先不得制裁只不过是描绘了目前与南非的关系的

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和与其他种类的合作仍然是阻碍在国际机构中通过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有效措施的障碍。西方国家企图以各种手段加强和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努力，无疑是更广泛帝国主义形式的一部分，是为了恢复它们在非洲失去的地盘，并篡夺非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用新的殖民主义形式约束它们。

现在即将结束的讨论显然证实，联合国早就应该采取新的和更有效的积极措施，有效贯彻旨在消除南非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危险的温床的决定，这一温床已经使该区域当地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中处于奴隶状态。

国际社会不能进一步容忍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我们代表团在这方面完全支持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要求，以及大会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地和强制性地制裁，包括禁止向比勒陀尼亚种族主义政权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要求各国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已经做出的决定。

我国代表团也支持反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报告（A/40/33）中旨在铲除种族隔

离并使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和无条件地结束比勒陀尼亚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邻国的侵略的措施。

我们认为，大会本届会议应当竭尽全力使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果断地和重大地有效行动，确保最终铲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森姆比先生（肯尼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自从第一次被列入大会议程以来，一直被留在议程上。这一问题得到持续地辩论，对种族隔离行为表示遗憾和进行谴责的决议已经通过，但迄今为止种族主义政权并未贯彻任何一项决议。

安全理事会也多次讨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敦促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同样，安理会的决定并未得到种族主义政权的重视和遵守。

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走上了与国际社会对抗的道路。另外，该政权表明，它不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也不关心国际社会怎样看待其种族主义政策。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态度表现在该政权继续巩固并加强种族隔离，不顾全世界要求铲除种族隔离罪恶制度的反复的呼吁。

多年来，南非被压迫人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反对这一全世界都知道的罪恶制度。种族主义政权至今否认他们的要求。被压迫人民要求与南非其他人民一样被平等对待。他们也要求铲除种族隔离。由于该政权拒绝接受这些要求，被压迫人民已经起来反抗，暴乱已经成了持续地暴动。尽管对他们进行了残酷地镇压，他们仍然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他们的反抗已经从局部扩大到全国范围。这些人民只是谋求实现完全铲除种族隔离罪恶政策并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所有南非人的意愿的民主政府的要求。

在这些要求之外，他们还要一个统一的南非，而不是分裂成数个所谓班图斯坦或家园。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些正当的要求与愿望。我们肯尼亚人认为，只有充分实现这些要求，南非才能有和平与安宁。

随着南非被压迫人民继续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种族主义政权也变本加利地推行制度化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权已炮制并执行种种压迫性措施，以镇压和压迫黑人及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们。它肆无忌惮地进行大规模屠杀，拘留数千名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最近在南非有些地区宣布的紧急状态法，给警察与军队无限的权利，它们利用这些权利来镇压黑人和种族隔离的其他反对者，结果，每天有人遭受杀害、拘留、酷刑、谋杀，每天有人失踪。野蛮镇压自由战士、学生、工会活动分子、宗教领袖和其他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的事件不断增加。

我国代表团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些措施，包括宣布紧急状态法。我们要求立即取消紧急状态法和其它镇压措施，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拘留者，取消对南非境内和境外解放运动的禁令。我们谴责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全世界的呼吁公然处决本杰明·莫洛伊斯。

镇压南非黑人的措施是种族主义制度的特征，这些措施并不仅限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其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也如法炮制这些措施。我们要求种族主义政权同其种族隔离政策以及撤出纳米比亚，谴责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为了维持其种族隔离政策，种族主义政权开始对非洲邻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恐怖活动，以及制造破坏。我们谴责南非政权的破坏活动，要求这些活动立即停止。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南非被压迫人民并不是孤立的。国际社会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种族隔离的罪恶，以开始要求取消这种制度。许多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以及个人，已经公开谴责种族隔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高兴。

种族主义政权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拒不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它继续镇压和压迫南非黑人和其他种族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它肆无忌惮地侵略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莱索托、博茨瓦纳和其它前线国家。鉴于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行径，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不可能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犯下如此种种罪行。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在经济、军事、技术和核领域帮助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停止对南非的帮助与勾结。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已经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其它国家也表示要这样做。我们赞扬这种行动，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几乎不会自愿地采取措施，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当前局势的爆炸性日益增加，政治骚乱和社会暴力现象日益升级。与此同时，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加剧这一政权与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者之间的敌意。南非政权继续不断地侵略邻国。目前，手无寸铁的无辜人们，包括学校儿童，每天遭受警察与军队的屠杀。

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政权的残暴行径，希望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设法迫使种族主义政权立即停止肆意屠杀，取消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同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我们相信，如果各国能认真执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这将迫使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开始一个民主进程，这符合全体南非人民的意愿。

最后，我强调，肯尼亚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拒绝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要让种族主义政权知道，它不能永远镇压和压迫人民。我们保证充分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斗争。

主席：有几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愿提醒各位，根据大会30/401号决定，答辩发言第一次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并由各代表团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的沙特阿拉伯代表讲话。

谢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昨天，以色列代表作了傲慢而又蛊惑人心的发言，无中生有地指责沙特阿拉伯王国和其它兄弟国家，企图将大会的注意力从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两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殖民者政权间全面、广泛的勾结这一铁的事实上引开。全世界都知道，在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和南非黑人的阴谋中，这两个政权在思想意识上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的发言中，最令人厌恶的部分就是它试图把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说成是一种自由运动，这种观点以种族主义者把种族隔离说成是一种自由运动的观点如出一辙。我不仅要问，这是对谁的自由呢？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自由；这是牺牲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所有自由的自由；这是侵犯巴勒斯坦领土，也就是人民的家园的自由；这是占领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南部黎巴嫩和耶路撒冷的自由；这是全面反对所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自由；是破坏所有法律和公约的自由——简而言之，这是进行占领和掠夺的自由，这是进行屠杀和残害的自由，是进行偷盗和窃取的自由，是对其他人民、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家园实行恐怖和奴役的自由。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自由运动，它否定了《联合国宪章》的每项基本原则和人道主义的每一个人民准则。它是最丑陋的种族主义，也是种族隔离的孪生兄弟，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白人少数统治者也把种族隔离宣布为一种自由运动，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牺牲南非黑人大多数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今天，种族主义者在自由的幌子下犯下了多少滔天罪行！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甚至竟敢侈谈所谓“在法律上已废除的奴隶制度的惯例。”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诽谤性的辩词是错误的和毫无根据的。如果它认为它可以转移大会对南非目前现存的实际上以奴隶制度没有什么两样的情况的注意的话——犹太复国主义正试图把这种奴隶制度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身上，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和被占领土上的生存权利正对此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那么，它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受到尊重的国际机构的无数的研究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中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已充分地证明了事实的真相。这些报告所提供的事实要比以色列代表的花言巧语和诡辩更加雄辩有力。

以色列的代表除了提到其他兄弟的国家以外，还荒谬地把矛头指向沙特阿拉伯，把它说成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石油的主要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再次试图转移大会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目前仍然在继续增长的广泛的经济联系的关注，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对这一记录在案的联系已供认不讳，在我们手中的材料中，以色列被列入南非贸易伙伴的第十七位，在公开的材料上是第十七位，而在实际的清单上它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在它们的机构中，是吸引南非白人参加的，而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坚定地履行其在所有部门内对南非实行严格地经济禁运的职责的，在这些部门中，主要是石油部门，它一贯遵守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各项有关决定。通过这种行动，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地履行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1981年5月6日的第25/5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全面地石油禁运。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一项严格的政策。我们要求所有购买沙特石油的人提供石油发货终点的证明书，并且要求它们做出必要的保证，以确保这些石油不会转卖给受到国际社会唾弃的种族主义的以色列和南非这样的国家。通过这种方法，沙特石油的购买者和运货商都被禁止转让他们的原油份额以及向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转运石油。

的确，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沙特阿拉伯政府一贯对于一个可信赖的和负责的机构所提供的有关沙特石油的买方违反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上述要求的行为的报告总是给予认真严肃地考虑的。在这方面，如果一经证明有任何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沙特阿拉伯政府继续愿意实行必要的惩罚性措施。

鉴于这些考虑，大会有必要进一步注视在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这两个种族

主义的殖民政权之间现存的深入地、全面地合作，这种合作目前已从核扩散领域发展到安全合作以及压迫政策方面，载入文件A/39/22/Add. 1中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对这一点提供了清楚的证明。

卡瓦里先生（卡塔尔）：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在其昨天向大会的发言中，对我国在抵制南非的其他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表示怀疑。尽管我国代表团坚决相信，这种弥天大谎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因为国际社会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这种挑衅性的胡言乱语已经太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声明，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中的断言是虚假的和毫无根据的。

我国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我国谴责所有与这一政权进行联系的任何行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新闻媒介才别有用心地宣传和传播这样的信息，其目的是希望把舆论界引入歧途，转移舆论界对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尼亚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核领域所进行地大规模地勾结和合作的注意。

联合国文件明确的阐述了这一点。我们对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是原则立场。我们对这两个政权的态度是一致的。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编造谎言指控阿拉伯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挑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引起了他的愤怒和仇恨。

我仅向各位声明，非洲……阿拉伯……关系是战略性关系，是有原则的，是我们双方不可缺少的。我们的关系不会受到这种卑劣行为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关系是以相互声援和相互重视的精神为基础的。

结果，这些谎言将无可奈何的随风飘逝。

戴维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尼加拉瓜代表把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对党联盟自由战士和我们的所谓不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相提并论。

对于采取使自己的经济和人民自由遭到浩劫的政策政府，对于决心扩大战火，并向邻国传播以丧失信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的政府，美国绝不接受他的指手划脚。

美国采取的政策，包括里根总统9月9日的行政命令中宣布的措施，再次表明美国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并加强了这一政策。

苏联常驻代表把美国建设性参加的政策说成是虚伪的。然而，有人向非洲和其他地区某些国家提供武器和顾问，而同时还虔诚地呼吁和平，难道有比这更加虚伪的吗？

美国对南非的政策仍然非常明确，及促使这一痛苦社会的和平变革，促使他由一个少数人控制的国家变为建立在所有人民愿望基础之上的国家。建设性参加决不是对种族隔离的谅解。“建设性”与“破坏性”是截然相反的。

美国将继续坚决努力促使南非向一个真正公正社会和平过渡。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这一项目的辩论中最后一位的发言。我认识到，就这一项目将提交一些决议草案，并且其中有些包含计划预算的内容。关于这些决议草案的投票表决因此将在以后的会议上进行。

下午6点45分散会。